

稻花飘香

工农兵曲艺演唱集

(4)



239.07
0

河南人民出版社

稻花飘香

工农兵曲艺演唱集

(4)

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河南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飘香

1976年2月第1版 1976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 —— 57,000册

统一书号 10105·84 定价0.12元

目 录

- 稻花飘香(河南坠子) 范县文艺创作组(1)
斗书场(河南坠子) 中牟县文教局创作组 张久来(11)
喜看家乡绘新图(相声) 开封市曲艺队(21)
新工长(唱词) 新乡市 许天柏(33)
哨兵(河南坠子)
..... 中国人民解放军8171部队战士 韩建防(42)

稻花飘香

(河南坠子)

范县文艺创作组

唱的是金堤河畔张家湾，
张家湾有个姑娘郑春兰。
郑春兰中学毕业回乡后，
回乡后三大革命冲在前。
风雨里三年锻炼进步快，
一年前当队长重任在肩。
抓大事批林批孔促大干，
学大寨闯新路改地换天。
金堤河两岸是沙滩盐碱，
郑春兰领群众建闸门筑围堰，
大战一冬造出了十亩水稻试验田。
战三九斗三伏苗全苗旺，
看今天稻花飘香绿浪翻。
这个说一亩地能收八百斤，
那个说我看亩产准过千。
丰产经验公社准备大推广，
誓把这荒河滩变成米粮川。

这些天雨大河水涨，
郑春兰带领群众垒堰排水保稻田。
支书说：“春兰，排水由我领着大伙干，
你患关节炎可不能再受寒。
(白)你到岸上歇会吧。”
春兰一听微微笑：
“老支书，干革命我不觉苦来只觉甜。”
红小兵铁牛又把春兰问：
“水稻长在水里怎么怕水淹？”
春兰说：“稻花正开是关键，
最怕大水漫了尖。
淹了稻花颗粒不见，
试验田就要变成柴禾园。”
地主假老实一边干活侧耳听，
噢！原来稻花怕水淹啊！
他望着水稻心发恨，
心里最恨队长郑春兰。
四七年她爹领头闹土改，
分光了俺的仓库和庄园。
郑春兰文化大革命揪斗我，
批林批孔又批俺想变天。
种水稻把俺的祖碑当闸门，
还说俺祖宗也是反面教员。
贫下中农和她最贴心，

老支书一心培养她来接班。
她表示扎根农村一辈子，
要这样我可得熬到哪一年?
趁今天她正搞水稻试验，
想办法让她栽个跟头爬起来难。
这一天社员们收工回家正吃晚饭，
假老实象出洞的老鼠，
蹑躅溜溜去找春兰。
郑春兰电灯下正写批判稿，
准备明天批判会上去发言。
忆家史血泪斑斑拳头攥，
批“复礼”胸中燃起火一团。
这时候假老实进门喊队长，
郑春兰猛抬头感到突然。
啊——逼死爷爷的就是他，
就是他逼得俺家逃荒要饭七、八年。
我且把满腔仇恨压心底，
看看他今天登门有何言。
“嘿嘿，我今天找你没有事，
听说你又腿疼我来看看。
你领着大伙治沙治碱种水稻，
冒风雪蹚冻水受了风寒。
你一心为集体人人称赞，
你若是伤了腿，

咱伙里可就折了大梁塌了天。”

春兰听了这些奉承话，

不由得怒火上眉尖。

常言说毒蛇惯把美女变，

黄鼠狼生歹心才给鸿拜年。

“我就烦听八哥儿叫，

有啥事你就只管谈！”

“我有个秘方特别灵验，

能活血，能祛寒，专治风湿关节炎。

论说我早就该送上门，

俺成份赖怕招惹是非落空言。”

春兰厉声问：“你到底想搞什么名堂？”

“我送的狗皮膏药是祖传。”

“这膏药对我不会有效。”

“有效，有效，贴上去你千万不要再受雨露风寒。”

“好啦，不要在这里卖狗皮膏药啦，”

“哪里是卖？老辈子好邻居咋能收钱。

(白)我走了，贴上去你千万要避风寒啊！”

郑春兰又气又恨又讨厌，

她“咣啷”一声把门关。

解放前地主逼债俺人亡家破，

他今天却主动送药到门前。

难道他真的改了豺狼性？

难道对失去的天堂不再留恋？

常言说干葱叶烂心不死，
送膏药分明是笑里藏奸。
这家伙惯要两面派，
种稻时他就表面积极暗造谣言。
说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沙河滩种出水稻难上难。”
有些人听信谣言上了当，
竟主张多搞副业扔掉试验田。
我发动群众开展革命大批判，
假老实的阴谋被揭穿。
批林批孔他是活靶子，
难道他被专政能够心甘？
这膏药是一颗糖衣炮弹，
他妄想叫我放我不分，
 放松阶级斗争这根弦。
当前正学大寨排涝夺高产，
深入批林批孔热火朝天。
他一再要我贴膏药避风避雨，
这不是明明要把我的两腿拴？
看起来老狼出窝蛇出洞，
一场阶级斗争在眼前。
这情况我马上去对文书讲，
防破坏布下罗网把好关。
这时候雷声隆隆电光闪，

咱再说假老实趁着天黑溜向稻田。
他东张西望心里跳，
老觉着有人跟在后边。
心暗想：这天黑得就象鏊子底，
满地淤泥行路难；
今晚召开社员会，
谁也不会看稻田。
郑春兰你这回可上了我的当，
我看你队长还能当几天！
假老实正要动手去扒堰，
咔嚓——一个霹雳震地动天，
猛发现一个人影远处站，
闪光下分不清是女还是男。
(白)“哎呀，老天爷呀——”
吓得他骨头发麻腿打颤，
瘫在地上不敢动弹。
“怎么这天气还有人把堰看！
要不是电光闪我险些钻到虎口里边。”
又一想，“今天可是个好机会，
错过良机下手难。
一不做二不休，
忽然一计上心间。”
(白)“嘿儿——”
他嘿嘿嘿地学猪叫，

围堰上惊动了郑春兰。

春兰想，“刚才电光一闪见人影，
怎么忽然又不见？”

这里又听到猪叫声，
疑团上更把警觉添。

春兰为保护庄稼正要去赶猪，

（白）“听声音不象猪叫哇，
肯定是敌人调虎离山毁稻田！”

对，我将计就计躲在一边细察看，
要把敌人的阴谋诡计全戳穿。”

只听得“咔嚓”一声响，
见一人慌慌张张把堰剜。

“站住！”郑春兰一声高喊，

飞步就往堰上站。

那人身子一闪掉沟里，
爬起来，顺着沟沿窜了圈。

这时候，围堰已经有缺口，
河水哗哗灌稻田。

郑春兰奋不顾身将水堵，
猛发现泥里还留张半截锨。

她急忙把口子来堵好，
顺着一道湿溜溜的脚印追向正南。

那人一见后边电光闪闪人追赶，
一扭头就往高粱地里钻，

他听见四外有人声，
只吓得不敢跑，不敢站，头一缩，爪一蜷，
象个死鳖不动弹。
郑春兰赶上去就用手电照，
嗬！果然是假老实这个大坏蛋。
“假老实你别在那里装死，
(白)快起来！
再不起我就动铁锨啦！”
假老实见是春兰一个人，
皮笑肉不笑地开了言：
“那膏药你要快贴上，
这阴天风大可要当心受风寒。”
春兰大喝一声：“少废话，给我走！”
假老实说：“别误会，我老老实实向你谈。
只因雨大塌了母猪圈，
我怕它出来啃了庄稼毁稻田。
天黑眼花我看不见，
一头栽到沟里边。”
“呸！你不要花言巧语来遮掩，
谁不知你心毒口蜜甜。
你早就造谣攻击水稻试验，
妄想破坏学大寨改地换天。
毁稻田更见毒辣阴险，
梦想破坏无产阶级专政复辟变天。”

“我假老实可是真老实，
破坏的罪名我可不敢担。”

春兰说：“你扒堰放水有铁证，
你看看这是谁的半截锨！”

假老实吓得磕头如捣蒜，
“万望你高抬贵手放我过关。”

“住口！快收起你那套鬼把戏，
对豺狼岂能讲容宽。

“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
直至灭亡，这就是你们的逻辑，
癞蝗螂休想把车拦！”

假老实一看罪证凶相露，
恶狠狠抡起锨把打向春兰。

郑春兰手疾眼快跨步一闪，
(白)顺势一扫，只听得“叭”的一声，
假老实翻了个跟头四蹄朝天。

这时候，老支书带领民兵来护堰，
听见动静飞步赶到跟前。

大伙把这只野兽捆绑好，
齐声夸赞心红胆壮的郑春兰。

支书说：“阶级斗争要牢记，
咱贫下中农要团结战斗永向前。”

这时候明月当空风云散，
稻花飘香满河滩。

唱到这里算一段，
明天是郑春兰批斗会上作发言。

斗书场

(河南坠子)

中牟县文教局创作组 张九来

黄泛区有个李家洼，
街东头住着位高大妈。
她家门口有棵老槐树，
只长得五股六柯杈；
近看象把遮天伞，
远看象座翠云塔。
常言说大树底下好乘凉，
收罢工男女老少都爱在这学习、休息、拉笑话。
这一天晚饭刚吃罢，
明月初升天边斜。
人们又不约而同来到槐树下，
说说笑笑闹喳喳：
大伯们品着旱烟话当年，
大娘们抱着孙子夸庄稼，
姑娘小伙争讲儒法斗争史，
大嫂子们边听边把那鞋底纳。
这时候慢悠悠走来人一个，

弯着腰、弓着背，活象一只大蚂蚱，
两条腿左长右短是个瘸子，
一说话，便露出满嘴的大黄牙。
他自称流散艺人孔梦林，
搞文艺宣传离开家。
大家伙一听心高兴，
就有人忙着让烟又端茶。
孔梦林接过个凳子忙坐下，
掂出把弦子就滴滴答答一个劲儿的拉。
少板没眼就象小孩儿哭，
唱起来活似钝刀把鸡杀。
他原说先唱一段《红灯记》，
谁知他胡诌八扯瞎搭搭，
说什么李玉和好比窦尔敦，
李奶奶能掐会算会使法……
他正在信口开河乱放毒，
人群中站起来位姑娘有十七八。
她二目圆睁说了话：
“住口！你这是有意把样板戏来糟蹋。
要唱你就好好地唱，
要胡诌当心把你的弦子砸！”
一番话说得大伙抬头看，
原来是知识青年李红霞。
红霞的话音刚落地，

旁边又站起高大妈。
高大妈人老心红是个老党员，
批林批孔中精神更焕发。
从开始就盯住了孔梦林，
心里说：这个人我好象在那儿见过他？
猛见他鬓角处有道伤疤印，
顿觉得仇满怀，恨满胸，无数往事心头压，
目光炯炯喷火花，格格崩崩直咬牙！
恨不能一把抓住他，
马上将他的画皮扒。
又一想：且让他尽情来表演，
到时候，看我掀他的臊尾巴；
让大伙一同受教育，
认清楚今天的斗争还很复杂。
高大妈主意拿定说了话：
“红霞，你怎么就爱乱喳喳。
他爱唱啥就唱啥，
你不吃辣椒就别怕辣！”
李红霞想不到大妈会说这话，
一双眼眨巴了几眨巴。
高大妈拉她忙坐下，
她挣着还要把话答。
高大妈俯耳低言好一会儿，
李红霞连连点头夸大妈。

孔梦林起先有点怕，
没想到会有人支持他，
乐得他摇头晃脑笑眯着眼，
破弦子越拉越得法。

“诸位，我唱新戏没经验，
唱老书可是顶呱呱。

我会唱

孔老二‘克己复礼’游列国，
昔孟母择邻教子三搬家，
秦始皇焚书坑儒多无道，
孟姜女寻夫哭得长城塌。

忠孝节义的故事，我仨月俩月唱不完，
拿手戏还数‘七剑十三侠’！”

李红霞越听越恼难忍耐，
恨不得过去揪他两耳瓜。

“孔梦林！
不许你尊儒反法乱放毒，
替林彪招魂把阴风刮！
同志们，要警惕文艺黑线又回潮，
不能让封资修的黑货重发芽。”

不少人连说：“对对对，
咱得将修正主义连根拔！”
高大妈一见时机到，
挺身站起开话匣；